

作家写作家

刘克胤：给灵魂做无害化处理的人

易军

我曾问过刘克胤，为什么三十岁前诗写得少，三十岁后倒心无旁骛，一头扎进诗的世界？他笑言，我写诗，是给自己做心理按摩，也是给自己的灵魂做无害化处理啊。

初识刘克胤也就是他三十岁那年。之前当然读过他的文章，知道他的大名。他在大型央企当了两年技术员就改行了，调到地方后，正好我在株洲日报做记者，因工作关系与他见面机会多，每次相见，相谈甚欢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感觉刘克胤好像什么都没耽搁。职场上，算得上顺风顺水，当过八年县（区）长，一路平安无事。创作上呢，现代诗出了好几个集子，参加过《诗刊》社第二十四届青春诗会；年过不惑神不知鬼不觉操弄开旧体诗，著名词人蔡世平先生给予特别关注，写下长文《当代文学视域下的旧体诗——以刘克胤为观察对象》，力推刘克胤的五言诗，并为之命名“五言刘”。

据刘克胤自己讲，他年轻时就不喜欢留长发，以打理费时，还糟蹋洗发水，故以板寸示人。大概是嫌板寸碍眼，四十多后干脆刮光，硕大个头颅从此更加引人注目。他也不惯西装革履，家当自然有，但那只属特殊场合专用。

除了写诗，刘克胤最喜欢做的事便是邀三两好友清谈了。他总是精力旺盛，天南海北，妙语连珠，每次话题不重样。这是真功夫。只要他在，满座皆欢。有回，叶之肇老师笑得直抹眼泪，大声感叹：“克胤呀，你不去说单口相声可惜了！”

刘克胤特别喜欢狗，遇上，总要好好逗玩一阵。也奇怪，狗见他，都乖乖做亲热状。某回，一中型黄毛母犬被主人拴在廊柱上，见刘克胤上前，竟人样直立，想要来个熊抱，刘克胤笑着连忙告白：妹子哎，我这是昨天才买的新衣呢。遂以握手礼代之。

这等开朗之人，却有另一面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连着好些天他坐在电视机前边看报道边落泪；2013年夏日履新县长一职不过月余即逢大旱，看见田地龟裂，农民无可奈何，他当众泣不成声；在家里，躲进书房，写诗写到人间冷暖，也会不知不觉泪湿衣襟……

刘克胤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野外散步。他喜欢随心所欲，边走边看。遇见蚂蚁，他要蹲地以指挡道，研究一气；适逢茶树，他要扯点嫩芽尝尝，品咂一番；碰上童叟乃至拾荒者、扫地者，他要找个话头，搭讪几句。

这个做派，我倒清楚。一则是他一贯亲近大自然，喜欢虫鱼鸟兽树木花草；一则是他尊重生命，尤其同情弱势群体。这也自然而然为他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。他视诗如命，始终秉承“真诚、明朗、简约、健康”的原则，既无浮躁，也不虚妄，特别用心用力。但他很少投稿，出了作品集也不愿意开个发布会、研讨会什么的，也不搞公众号，对外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，似乎很满足于自我欣赏。

刘克胤21岁西北工业大学毕业，典型理工男，自言文学基础是中学语文。写现代诗也好，写旧体诗也好，全靠自己大学毕业后积淀和琢磨。蔡世平先生对他的旧体诗评价甚高：“在看多了嗲声嗲气，软不拉叽，自命不凡，又实在于瘦瘦削、了无新意的所谓作品后，刘克胤在旧体诗创作上确立的硬汉形象，不仅醒目，而且令人敬佩。”

去年十月，刘克胤遭北京一出版策划人之意又开始操弄四言诗。众所周知，四言较五言更难写。可刘克胤认定四言只是一种更严酷的束缚，并非不可为。近日，刘克胤告知，通过半年努力，四言诗已完成一百二十余首，离策划人设定的目标很近了。我不觉咋舌，要知道，整个魏晋时期的存世四言诗也才四百多首啊。

看来，江湖又要流传“四言刘”了。（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刘克胤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株洲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）

黄永玉和他那个神奇的大烟斗

柯云



黄永玉。

通讯员 摄

最近，档案馆要我当年黄永玉题写的那刊物《索溪》赠送给馆里，作珍宝收藏。目睹黄老的墨迹，不由勾起一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尘封多年的往事。

我初识黄永玉是颇出意外的。1982年5月的一天，湖南省作协专业作家宋梧刚来慈利约我去湘西采风，这是美事，自然随行。

我们乘火车先去吉首。沿途奇山异水，目不暇接，弄得宋老兄连声称绝。进车站一下车，我们便直往湘西作家夏天那儿奔去。一进门，夏天惊喜地告诉我们说：大作家沈从文夫妇回家了，住在黄永玉弟弟黄永全家中，这次是黄永玉陪他来的。喜从天降，这两位大师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物。于是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当即驱车进凤凰。

凤凰位于湘、川、渝三地边陲、美丽的沱江河畔。沱江上有座用石板搭成的长桥，横跨南北，黄永全的家就在沱江的南岸。离沱江约50米外，有个小山包，古木参天，林子里面有栋传统式的小木房，周围砌有一道砖墙，临江开了个木槽门，双门紧闭，上面用粉笔写了两行字：“进屋先敲门，内有恶狗。”我们按照主人的指点进门。哪知，给我们开门的竟是黄永玉大师，他穿一套湘西民族服装，戴顶鸭舌帽，嘴里叼个黑木大烟斗，从烟味中闻出好像吸的是本地草烟。当他得知我们是老乡又是同行时，极为高兴。

“你们来采访沈从文的吧？”

“我们是既看沈老，也看黄老呀！”我马上插话。

“有沈老在场，我岂敢称老，最多也只能称个老黄呀？”他爽朗一笑，作了个欢迎手势，遂关上了槽门。

沈老与夫人张兆和鹤发童颜，满面堆笑，正坐在绿树掩映的禾场上喝茶聊天，经黄大师介绍后，我们便与沈老交谈起来。黄老亲自给我们每人沏了一杯古丈名茶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沈老已是84岁高龄的人了，你们谈话最好在半小时之内。”说罢对我望了一眼，又叼起大烟斗，含笑离开，干他的事情去了。

沈老是喜爱文学后辈的，这天他的兴致特浓，既谈了他的创作生涯，又谈了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还谈了他与丁玲青年时代的一段情缘。不觉已过了两个小时。黄老给我们添茶时间：“今天谈得怎么样？”

“获益匪浅，可惜时间太短。”宋梧刚说，“要是再有一个小时就好了。”

黄大师说：“你们别骗我，我是放宽了尺

码的，你们的谈话早过了两个小时啊！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我们正要采访黄大师时，他的弟弟来了，说县委有事要与他相商。

原来，黄大师的几个弟兄，一个在安徽，也是个有名气的画家；一个在凤凰县委工作，叫永全，黄大师给凤凰县委赠送了一部小车，他本人除回家用一下外，其余时间都归当地政府使用。我们没机会与黄老交谈，感到不足，只好抓住黄老的亲人不放。从他亲人口中得知这位画坛奇人出身极不平凡。

黄大师出生于凤凰城内一个土家族家庭，12岁刚读完小学便离家出走，闯荡江湖。他凭自己的艰苦劳动和聪明才智，一面做工，一面苦读，自学美术，苦研绘画技巧。后来他跟随着一位亲戚，流落到香港。年仅16岁的黄永玉开始为香港一家报纸搞插图和刊图设计，且一举成功。他擅长版画、中国画。1953年春，他从香港回到北京供职于中央美术学院，历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、中国美协常务理事、副主席。此时，他已是大名鼎鼎、蜚声中外的大画家了。黄永玉是多面手，他的书法、诗歌、小说、散文均造诣很深。

尔后的日子内，我总是密切地注视黄大师和他的作品及动态。

1985年8月13日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。黄大师携夫人旅游武陵源。因为我是景区开发人，又是《索溪》刊物的主编，这天我去索溪峪采访，恰好黄老游了张家界林场，兴致勃勃来到索溪峪一招待所，正在一个大堰塘中垂钓。这天黄老着一身普通的灰色夹克，头戴玄色呢绒鸭舌帽，嘴叼上次见面的那个大烟斗，全神贯注于塘中，任烟斗中的烟雾袅袅飞腾。

我们是第二次会面，已是老朋友了，一杯

清茶引出了他滔滔不绝的话语。应当承认，这样一位大师级的画家，又有超乎寻常人的独特的天赋，而他却丝毫没有标榜自己，只说他的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的刻苦与勤奋。他做过瓷器工人，当过中小学教员、编辑、记者，在剧团里干过美工。他说剧团本来要他当演员，经过两个月的排练之后，上台时，他却一句台词也说不出，团长生气了。他说：“我拉拉幕布总行吧！”团长说：“不，你的画很不错，给我们做美工吧！”他说：“幸亏团长让我干了这个美术职业，要不现在我还不知干什么呢？说不定仍在拉幕布。”

“现在不用手拉幕了？”我插了一句。

二人大笑。他手中的大烟斗也跳动起来。谈兴正浓之时，索溪峪管理处卓处长进来向黄老讨教，要他谈两个问题：一是如何让索溪峪走向世界；二是人生如何成就一项事业？黄大师是个典型的湘西人性格，一向豪爽、豁达、坦荡、幽默。他首先就第一个问题谈了个人看法。他说：“武陵源的风景可说是世界之最，那么服务设施、质量也应该相适应配套，现在某些游览区只注重收费，不为游客着想，特别是有些人不讲文明、不讲礼貌，即便你再美也会失去魅力的。”

他磕了磕烟灰，让烟斗在手中玩弄一番后，又继续装上烟，飘起一串串烟雾。

当他谈到第二个问题时，首先从自己的经历入题。他说，我是从木刻画升华的。抗战时期，我东跑西奔，结识了许多社会朋友。在那个时候文艺界学木刻艺术是唯一出路，鲁迅早有提倡，我是积极响应的一个。他真诚地告诉我他和卓处长，想干好一件事，要具备三个重要条件：一是要有点专业基础，而且要抱得住，这是起码的因素；二是做人也要好，除了自己好好做人外，对别人也要好，要不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障碍就逾越不过去；三是要会寻找机会，这机会就是时机，稍纵即逝，你若抓不住，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。

谈得卓处长连连点头，我心中说，真是闻君一席语，胜读十年书。

当黄大师正起身时，卓处长提出要他为索溪峪留点墨宝，顺便还要他为《索溪》期刊题写刊名，他满口答应了。服务员取出宣纸、笔墨。只见他口含烟斗，右手挥毫，笔飞墨舞，潇洒自如，苍劲有力，令人拍手叫绝。

现在，黄永玉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那个神奇的大烟斗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

后山的女人

一粟

后山女人招待起客人来，热情、周到。酒有自家酿的米酒，菜是自家种的蔬菜，不怕你多吃，就怕你吃不饱。

作为一个男人，如果这辈子能遇到一个湖南衡山后山籍的女人，你一定要珍惜。如果你有幸能够跟她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那一定是一壶新春的云雾茶，又香又浓。她们要么不认定你，一旦认定你，那就会安安静静地跟你居家过日子，无怨无悔。从俏妹子、娇娘子到堂客子、再到婆婆子，后山女人就算是老了，也要精致地老去。我一个表哥妈，九十岁了，每天仍会把满头银发梳得整齐光洁，用老式发卡别着，衣服穿得一丝不苟，从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。

说到吃苦，后山女人是我见过最能吃苦的群体之一。最让我心痛的是我的母亲，母亲生于贫寒之家，早年以童养媳身份嫁到我们家——那是旧时代封建陋习下的无奈安排。但母亲从未被生活的苦难压垮，从小就学会了做各种家务，针线活做得十分精致，饭菜也做得好恰。她为人忠厚，团结四邻，把一家人照顾得很周到。

要了解后山女人的耐性，最好的场景是大集体年代春耕的时候，男人们负责耕

地耙田，女人们拔秧插秧，天不亮就起床，先到秧田拔秧，然后挑到田边，几个妇女一字排开，就开始拉开一场热热闹闹的插秧比赛。

我母亲性子缓，做事刻板，插秧也慢。但她有个特长，她拔的秧苗，洗得最干净，一根是一根，清爽，捆绑得也恰到好处，不大不小，握在手里不累，因此很多会插秧的女人最喜欢插我母亲拔的秧苗。每天出工，就安排我母亲专职负责拔秧苗，虽然也很累，但只有我母亲有这耐心做这件事，成为大家公认的拔秧能手。

后山地域不大，土地也不肥沃，粮食产量不高，农作物品类少。因为经济条件差，后山的女人从小就学会治家，有从鸡肠子里刮油的耐心，也有把一分钱掰作两半用的智慧。每次青黄不接的季节，母亲总是有办法渡过难关，一是靠上一年秋收时积攒下的干菜，二是靠去地里挖野菜补充营养。我们抓回来的小鱼小虾，母亲总有耐心把它们收拾妥当，然后放到铁锅里煎熟，再逐一挑出杂质，烘干后密封收藏，可以吃上很多天。母亲对于吃的耐心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最普通的食材，在母亲的手里都能变成精良的美食。

说到后山女人的脾气，也常有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骂娘的，就像正月的爆竹，一点就爆。多数是因为争执某块菜地的归属权，或者因孩子的打闹而争吵。都在一个村里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往往吵完架，用不了多久，彼此又会打招呼，又会慢慢地一起闲聊，慢慢地回到日常。

后山虽然偏僻闭塞，但很重视子女读书学习，大凡家底殷实的家庭，培养出来的女子也不比男人差。论见识、学识，后山也出过像唐群英那样的一代女杰，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，站得高，走得远，看过大世界，见过大世面。

后山女人骨子里天生就是不服输的，当年闹革命的时候，青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曾经到过衡山，也到过后山的白果，给穷苦百姓讲述了很多革命道理，其中男女平等的思想，让后山妇女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。白果妇女那年大闹祠堂，硬生生地把那些大地主、大封建家族的祠堂闹了个天翻地覆。她们闹祠堂的伟大事迹还被载入史册，成为唤醒中国妇女解放的冲锋号角。

后山女人，总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禾花满畝

夏见

一群白鹭掠过晴空，将影子投在农历六月的稻田。村前满畝葱绿，正值水稻扬花期。

稻花，在我家乡称作禾花。此时，站在稻田一角，发烫的午风从稻田那头波动到稻田那头，茂密的稻叶摩擦发出了沙沙声，惊动了禾荫下的秧鸡和董鸡，“呱呱……呱呱……”与“董——董——”的鸣声相应，在稻浪间形成天然的田园交响。昨晚吵了个通宵的青蛙们，也在秧苗棵子间“噗通噗通”地跳水自娱。

风住时，稻田显出的静默，让我感觉到大自然特有的肃穆。千万株稻穗如待产的母亲，在炎炎暑气中酝酿着神圣的分娩。挤挤挨挨的禾秆顶端，新抽出的穗子，正举行生命的加冕礼——每枝稻穗，都擎起数百只微张的颖壳，吐出的浅黄蕊蕊，少女睫毛般纤柔，在阳光下泛着母贝般的玉白色光泽。抬眼远望，整片稻田便浮动起乳白色雾霭，满畝都是白茫茫一片。亿万朵细小而生动的禾花，在微风中簌簌轻颤，如满天繁星集体眨着眼睛，向造物主传递无声的赞美诗。

禾花清甜的芬芳，在风中流转弥漫，禾苗的生涩、草汁的鲜冽、晨露的沁凉以及新嫩稻米的清香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。熟悉的气息，不禁让我想起当年的父亲。父亲担任生产队长时，每每经过稻田，总会情不自禁地驻足一会儿，弯腰数一数稻穗头上的禾花，抬头向稻田望一眼，看着出穗整齐、扬花满穗、连绵不断的稻垄，丰收可望的喜悦便在细密的皱纹间溢出来——禾花满穗的丰收预兆，让他心里踏实了；有了这禾花簇簇，就不愁稻粒满满。

关于禾花的记忆总是缀满了童趣。孩提时，听大人说蜻蜓是水蝎子变的，我们便从栽下秧苗起就守在稻田旁，要看那些小精灵如何爬上稻叶完成蜕变。终于等到蜻蜓出现在稻叶上，便在太阳热辣的午后，抄起蛛网往稻田边跑。蜻蜓最多的时候，也是稻谷扬花的时候。我们捉蜻蜓的行为便常遭大人呵止：“你们碰掉一朵花，秋后就少收一粒谷！”而强烈的好奇心，却始终也挡不住我们跑向稻田的脚步。

稻田里捉蜻蜓，除怕大人叱骂，还怕巡游的蜜蜂。一次，有个伙伴就被蜜蜂蜇了半边脸。我们以为，是小伙伴惊扰到了采花的蜜蜂。可养蜂的二大爷说，禾花没有蜜，蜜蜂是在绕着禾花的香气嬉戏。祖父却反驳二大爷说，禾花不是没有蜜，而是蜜蜂不采禾花。“谷物属天物，受上天保护，蜜蜂采禾花，会遭雷打”，爷爷神情庄重地说，“蜜蜂有灵，从不采禾花酿蜜。”后来得知，禾花确实不含蜜糖。但又细想，爷爷说的传说也对，毕竟反映了人类对谷物神圣般的敬重。

禾花孕育了稻米，也养肥了禾花鱼。稻谷扬花期间，水面铺满落花。蹲身细听，就有鱼儿吸吸禾花的“吧唧”声隐约可闻；再细看，则可见很多鱼嘴浮在水面“啧啧”翕动。喜食禾花的水生昆虫，也最终成为鱼儿的美餐。到稻穗泛黄的初秋，我们就去稻田摸鱼，常常满载而归。禾花鱼鳞片闪着金光，在铁锅里煎得金黄，连鱼骨都沁着禾花的香气。那段日子，村里餐桌上都摆着禾花鱼美食。

此时，我又置身于家乡的稻田间，欣赏禾花的朴雅之美。禾花虽小，但开得实在。微微的花蕊间，蕴藏着深刻的土地智慧：真正的丰盈无需喧哗，极致的美丽寓于平淡。禾花极简，却也尊贵——细微而朴素的禾花，孕育出稻米养育着人类。

此刻的田垄，稻穗上密集的颖壳，正充分地接受着生命的花粉，然后会默默地灌浆、沉积、饱满……只待秋风起，眼前这满畝的素白，必将化作遍地金黄……